

國朝先正事略

冊四

附錄五：社會工作

一、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二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陳恪勤公事略 子樹芝等

陳恪勤之生也母羅太夫人夢入彩雲吞月華有大鳥負青衣童子來故命曰鵬年九歲著蜻蜓賦卽驚其老宿康熙三十年進士知浙江西安縣公性彊直初入官誓以清白自勵西安當耿逆亂後民多流亡豪強爭占田自殖公履畝案驗有主者悉還之烈婦徐氏含冤十載公案誅首惡建祠表墓浙人爲演鐵塔傳奇禁俗溺女杜開礦議邑大治三十九年河督張公鵬翮調赴河工逾年補山陽縣上書巡撫宋公榮謂陳民所不便與己所欲爲者請勿拘常格宋聽其言山陽本澤國田沒於水征賦不及額戶部持之公上言死不再生逃未復業卒得請會霖潦將溢河隄總兵欲啓東岸閘洩水公曰柰何以東岸七州縣爲魚乎請以身禱河隄動左右卻走公山立不變色取民籍沈之水陡落五尺

不爲災尋擢知海州當歲除州人徧榜官清民安四字於門

聖祖南巡過

沂州 詔截漕米四萬石命選賢能吏運兗州分賑以公董其事回鑾 召見

濟甯舟次 命賦詩 賜御書一軸四十三年擢江甯知府微行至郡夜宿海

忠介祠題詩見志廉知重耗病民亟革之下車前一日訊輿夫知某僧以勢奪

其妻訟不得直公命訴於新知府詰旦拘僧至僧故總督所暱役以計誘而後

至者也至則庭立稱無罪公出民詞示之乃懼伏將立斃杖下總督爲請公曰

知府初行法奈何卽格於一僧總督固請令罰鍰輸廟工僧僅得脫死江甯俗

父母死子必親訃公頒士喪禮禁之并諭諸生有毀廉隅證訟者檄諸縣籍其

名歲終報府俟督學按試時上之於是終公任諸生無證訟者米踊貴請發官

米四萬石設九廠平糶松江捕卒誣富人爲盜掠其家逼婦女自盡事發赦前

公仍置之法常州守某文致所部諸生吳廷立等十餘人於死公與會勘雪其

冤吳獲更生易名曰復字念滄蘇人有鬪毆死者已坐故殺矣公出其罪部駁

再三不能奪會 聖祖將復南巡總督阿山召屬官議增賦衆無言而注目

公公力爭且曰官可罷賦不可加也議遂寢自是大吏滋不悅公四十四年

聖祖復巡江南使公主辦龍潭行宮故事自左右侍衛及閹寺牧圉皆有餽公一切不問或竊置蚯蚓糞於簾席間上召公詰問先是上駐蹕織

造府一日織造幼子趨而過庭上以其無知也曰兒知江甯有好官乎曰

知有陳鵬年會致仕大學士張文端英入覲聖祖問江南廉吏文端首以

公對至是復問公爲人文端言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教而不欺廉其末也而織造使曹公寅亦免冠叩頭爲公請血被額同官某恐觸

上怒陰曳其衣曹請益力上遂釋然駕幸金山觀水師先期一日

大吏檄公疊石爲步者三欲以困公屬吏皆惶急公曰吾自辦之乃率諸子弟躬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爭撤屋材濟工然江溜急下石則捲浪去有估人子坐木筏上知其故請絙筏疊石層層疊筏出水面有基卽磬石如平地鼓四下工竣如有神助聖祖臨視益奇之御舟發命公督挽舟者舟入淮

山陽民趨之曰此陳父母也壺飧載路上微窺之旣渡河溫旨令公還

其年六月阿山劾公受鹽典各商年規蝕龍江關稅又無故枷責關役遂落職

下江甯獄

命漕督桑額河督張鵬翮會讞江甯人痛哭罷市士民揭帛鳴鉦

環制府問太守見劾之由門者重閉叫噓不退有司械繫數人制府欲釋之使
謂曰爾偶行過此被繫邪皆曰非也願入獄與太守同命諸生俞養直等繼至
大呼請保清廉太守呵禁之不止則懼之曰卽擒治矣養直卽挺身就擒吳復
乃入獄弔養直曰此我當爲者君竟先我爲之邪訛傳養直繫獄時學使者方
按試句容入邑生童譁曰讀書應試何爲也皆火其卷去且白使者請申救養
直遂得出及會鞫百姓夾左右道人火一束薪燭公去來夜明如晝讞者以三
木訊商人商人曰歲餽自督撫及州縣皆有之惟太守不受一錢耳旣拮撫無
所得則以公嘗逐羣娼建亭南市樓月朔宣講

聖諭爲大不敬獄成論斬

聖祖問大學士李文貞光地阿山在官何若文貞曰當官勤敏無害其犯

清議獨劾陳鵬年一事耳

上領之有

詔從寬免罪

命入武英殿修書

四十七年以江督邵穆布之請特授公蘇州知府

命以書局自隨公抵蘇手

書榜門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時大饑且疫公所在疫斷民書公名鎮於門於是議賑貸勸捐輸濬城河修學宮勅義塾禁婦女游觀初至滯獄三百有奇未一月判決俱盡過維亭鎮見水浮漚心動跡之得尸鞠其鄰乃某村婦手絞其夫也洞庭山豪陸某殺人匿尸躬往發掘得之獎豪於獄博徒萃窟室局誘良家子公闖其室械其人如熟游者皆聞風駭散四十八年特命署布政使時

張清恪伯行撫江甯夙重公事無巨細皆與裁決總督噶禮與巡撫有隙益忌公劾布政使宜思恭糧道賈樸並坐公覈報不實又密奏公所作虎邱詩爲怨望字箋句比以周內之錮公於鎮江民奔走呼籲如在江甯時初公謁總督白事不跪噶禮怒呵曰知府生死我手何敢爾公曰果有罪雖幸賜寬假寸心具有鈇鉞如其不然君主之百姓安之生死不在公也徐步出噶禮遂必欲死公部議削籍戍黑龍江仍得旨來京修書百姓遮留公閉十二門凡九日不得行公泣諭乃就道五十一年聖祖諭閣臣曰陳鵬年頗有聲譽學問亦優

張伯行聽信其言是以噶禮欲害之曾奏虎邱詩中有悖謬語宵人伎倆大率

如此朕豈爲若輩欺邪遂出其詩共閱初學士沈涵密薦公

上還其奏五

十六年

召公見曰沈涵薦爾朕疑之今知非爾所聽請故命署霸昌道可乘

傳奏事在昌平有冠花翎者數人稱某王遣來索修城者金勢張甚公僞遜辭
延之入而陰伏健步縛置獄中因馳奏適某王入對 上示以公疏曰無之

曰然則可聽陳鵬年處分公杖斃一人枷四人徇於城自是畿甸肅然嘗進瓜
熱河 上命傳諭家僮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進奉可將瓜帶歸以賜汝主

公既受代仍回京修書六十年

命隨張尙書鵬翮視南北河隄

詔公留河

工是年秋河決武陟馬營口公請從決口上流對岸廣武山下別開引河殺水
勢得 旨覽陳鵬年奏皆與朕前頒諭旨相合下部知之尋署河道總督公在

官慎宣防嚴啓閉卹徒庸覈功罪信賞罰疏薦余君甸陸君師張君杓爲監司

皆以名績著明年馬營再決公請於王家溝再開引河使水趨東南入滎澤報

可未幾奉

詔自工所還清江兼攝漕運總督時漕渠歲溢遣幹吏直溯淮源

疏其上流使清水暢達會黃濟運旗丁數千人以道梗乏食呼號載路公先給

帑金六萬後奏

聞

聖祖嘉之謂得大臣任事體秋八月再泣武陟時決

口尙未塞公爲文禱河神以死自誓是夕水驟退八尺再疏請開官莊峪引河報可旋聞

聖祖升遐公方治官書驚慟筆墮地淚盡見血遂得疾

世

宗卽位授河道總督公日夜宿隄上往來風雪中疾益甚雍正元年正月五日方四鼓命具湯盥沐畢口占遺疏質明端坐逝年六十有一有詔悼閔且曰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也可賜白金二千兩治喪其家有八旬老母可給封典子予一品廕生尋

賜諡

賜祭葬如典禮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喪

歸過南北壩尾兵民繞棺哭者數萬人河南江甯西安皆祀公名宦公長軀虎項美鬢髯目光開閣如電而胸有定力不以榮辱毀譽生死動其心慨然以澤不被於民道不伸於己爲恥在官廉幹得民心於上官左右親近視之蔑如用此毀言日至每褫職按問民相聚巷哭持醪糒相遺禁之則攘臂而詬或門鍵則毀垣入滿洲駐防兵亦率男婦踵門求一見陳青天狀貌好事者繪爲圖又繪九學哭廟圖有披圖泣下者後會勘於山陽集者數萬官拒之忽一人突出

大呼請保留陳青天則江甯武生朱寄略也從而入者十數人山陽令大驚則以數人攫一人閉諸室旣入獄百姓張黃旗城上書曰如喪考妣忌者因誣以大逆而聖祖怡然曰民愛如此甚好赦詔下士民數萬焚香北向跪呼

萬歲其聲若雷公爲州縣首革火耗爲府戒屬吏曰減一分耗羨卽完一分正供署藩司盡革加平曰吾向嘗請免此也吳中觀音山以竹兜代遊屐食其力者三百戶禁之詣公訴公僞遊山問曰太守苦若乎曰否守愛我但太守禁婦女遊誠當不當禁客遊絕吾儕衣食公還立弛之生平於故人子弟孤寒後進汲引如不及稱善廣坐訓過密室人銜感次骨入獄迨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鑠而行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績廉石復劉蕡後人租徭在蘇舁鬱林石於郡學遊焦山遣人泅水出瘞鶴銘爲亭覆之其被逮入都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是湘潭陳公邪曰然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直問寓何所次日門外車檻饋米十石書一函稱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

失天下望紙尾不署姓名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矣公字北溟別字滄洲湖南湘潭人所著有道榮堂文集八卷詩集五十四卷喝月詞一卷歷仕政略河工條約各一卷子七人樹芝以薦舉入直武英殿官揭陽知縣多善政薦擢平越知府樹萱以諸生召見試詩文稱旨命隨父校書內廷授戶部主事累官至左侍郎樹著以任子授刑部郎中出爲汀漳龍道有陳作賴石者糾黨將作亂單騎往撫之置首惡於法民皆安堵調雲南迤西道會土千總相仇殺居民驚竄聞報卽馳往擒治之刑部失火延燒檔案詔曾任刑部者默寫惟樹著獨多人服其強記遷長蘆鹽運使終鴻臚卿

楊文定公事略

雍正十有三年秋九月 高宗嗣位甫旬日卽起楊公名時於滇南士大夫知與不知皆驚喜相告滇人士相率祖道羅拜繼以泣至環馬首不得前乾隆元年正月公至自滇時年七十有七矣以禮部尙書入教 皇子侍直南書房

兼管國子監祭酒而不領部事尋 賜第 賜紫禁城騎馬當是時 高宗

銳意圖治且在藩邸素知公公亦感

上責望重將盡所學以報薦莊亨陽

秦蕙田王文震雷鉉蔡德晉等七人爲助教疏請儲書太學并將刊板存監聽諸生摹印講誦得 旨俞行又奏增上下江及陝甘順天鄉試各中額均於本

年秋試舉行廷臣言事可采者公爲代陳又疏言滇省舊例凡地方辦公事皆取給民間謂之公件官吏藉端科斂臣撫滇時屢次駁減留必需之用其餘題報歸公而有司奉行不善不免復派於民是從前所定轉成厲階請飭予寬減嚴禁借端派累疏下總理諸臣議令雲南督撫會酌再經部議如所請行天下士想望丰采皆曰楊公時獨對忠言讜論不知其幾矣是年七月遘末疾浹月而薨公疾未作方奏對 天子見其徵旣病數使人問視至是大痛悼 賜帑金治喪遣散秩大臣領侍衛十人奠爵 特諭稱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 賜諡文定薨之日士友奔唁國子生聚哭於庭階凡數百人蓋公自童穉至篤老卽以斯道爲己任居鄉立朝涖官訓士無一言一事不出於中心之誠故感人如此其至也公字賓實一字凝齋江蘇江陰人少

有志聖學爲文章原本經訓方侍郎苞在學使高公幕中驚賞其文康熙辛未成進士出李文貞光地門及入翰林遂朝夕相從問學嘗薦公爲第一流命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分校禮部試聖祖悼學政廢弛以九卿督學自文貞始而公繼之校士亦遵文貞成法士雖擯棄無怨言見屬官一依儀制保定守違成例不錄送河閒左衛童子試劾罷之未期年頌聲翕然聖祖賜御

書擢侍講時文貞撫直隸或言公與巡撫比而招權利又適有武生驚蹕事遂偕衆督學出防南河踰年丁母艱癸巳聖壽六十廷臣表賀上問

翰林中有楊名時否遂特召入京侍直南書房編校周易折衷性理精義諸書時公未補官特命典陝西鄉試丁酉出爲直隸巡道曰吾欲試以民事也

國初沿明制直隸不設三司而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政繁事劇吏因緣爲姦每出巡饋夫錢驛費者麀集公一切禁杜細大必躬親讞決多所平反居月餘天下稱其廉上聞喜曰楊名時不特官清且政事才也已亥遷貴州布

政使巡撫雲南時方征西藏滿兵駐省會公慮擾民爲營館舍數宴犒而約束

堅明無敢叫囂餉遞轉民無咨滇民輸兵糧有遠運之苦奏請兵少米多之處折銀徵解雍正元年疏言雲南一切規禮臣一無所收其鹽規五萬二千兩留爲恤竈修井用外尙餘四萬六千兩累年供應駐藏官兵軍需賞賚及公私所用皆取諸此又銀廠缺課每年約二三萬兩廠員視爲畏途臣將鹽規撥補銀廠缺課並捐賠前任督撫運糧倒斃牛馬等項得 旨督撫羨餘豈可限以科則取所當取用所當用固不可朘削以病民亦不必矯激以沽譽在揆情度理行之可無煩章奏也又疏請將捐輸穀改行社倉法各貯本里每歲青黃不接時量行借貸秋收還倉歲豐微取其息中歲免之歉則報明有司立即發賑又言雲南民多無尺椽寸土而冊載丁名累代相仍名曰子孫丁雖老病故絕不能蠲減請照直隸例攤丁入糧以均偏累又疏言麗江土府已改歸流請將舊額錢糧照田畝均攤並下部議行滇故多銀礦官收其課久之礦衰課如故司事者並坐缺額獲譴公謂礦有衰卽有旺請以道員總理諸廠使盈絀得相裒益其費多利少者閉之官民稱便撫滇七載恩信浹於蠻獠民戴之如父公天

性和易雖馭僕隸無遽色疾言而是非可否守其所見固植而不搖自始入南書房 聖祖叩以易說旁及象數公正對無所瞻顧敷歷外臺無一字達政

府 世宗卽位手諭褒嘉 御書清操夙著四字以 賜尋擢兵部尙書雲

貴總督四年秋轉吏部尙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初李衛爲雲南鹽道遷布政使以興利爲功特 恩眷氣陵其上公遇事裁抑之遂用是陰閒公 上以公

洩漏密摺停其摺奏公事具本題至是許仍摺奏公益自奮厲竭忠誠於人之邪正事之得失風氣醇薄之相倚盡言無隱是年冬又以奏豁鹽課敘入 密

諭削尙書職仍署巡撫事大理府洱海本滇中巨川以積壅致水患公奏請疏洩著令五年一修費皆官出六年或奏公與臬司江芑通行欺蔽 上命湖

南布政使朱綱代公且遣侍郎黃炳來會鞫綱至復劾公徇隱廢弛縱屬吏虧倉穀剝民無忌有 旨革職交朱綱勒限清釐具奏請旨并 命總督鄂爾泰

嚴訊綱預治刑具將訊公軍民數萬洶洶集門外曰楊公受刑我輩有反耳綱氣懾而止旣訊無所得則以曾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論絞其銀限一年內

輸官鹽規銀者卽公前所奏明給官用者也部議亦以公始終掩護無人臣禮坐挾詐欺公例擬斬監候人皆爲公危而公篝火治詩禮坦然如平時獄詞上世宗特旨寬免公遂留滇七年清苦絕塵日或不能舉火士民爭遺蔬粟

講學不少倦及奉召還朝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謂學所以希天也天之德誠而已矣敬其功也其要在闡然爲己以默契無聲無臭之天載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論語首篇皆發此義而中庸尤極言之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大論從政以不貪爲美盡人合天之道莫不由此是可以概公生平矣先是雍正末黔中苗亂連年用兵不能定至是公疏言貴州境內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其中生苗處深林密箐中有熟苗爲限隔嘗聲內地兵威以懾之故不敢萌窺伺自開拓苗疆之議行於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日尋干戈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熟苗無事則供力役有事則爲鄉導軍民待之若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讐或生苗乘閒抄殺熟苗以洩

忿或官軍憤事屠馘熟苗以冒功熟苗怨毒日積是以勾結生苗乘機作亂也
台拱本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謂苗人願獻其地上官不察竟議駐兵遂
使生苗煽亂屢覆官兵閒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屠戮且略賣其妻女是以賊
志益堅人懷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後出戰以致鋒不可當侵軼內地百姓被其
荼毒此已事之明驗也爲今之計惟有下剴切之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置而不
取撤重兵還駐內地於要害處築堡修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禦之
去則捨之再懸賞以示有能擒首惡及率衆歸順者給與土官世襲分主其地
更加意撫綏熟苗勿使爲生苗所劫掠爲官兵所欺陵如此則苗人自當向化
若因循粉飾恐兵端不能息也時鄂文端爲首輔公謂之曰自公用師於苗吾
數言其不可天道甚神人不可多殺惟君子爲能改過公其圖之 上卒從
公言撤兵除新畺之賦黔人乃安內廷翰林余棟丁母憂 予假六月公請聽
其終制因言翰林梁詩正服未除應緩其行走 上皆從之康熙時江南翰

林非二甲不與公獨以三甲入選日講官及直隸學政均非宮坊不與公以檢